



青年原创书系



華麗少年傷

严优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華麗少傷

严优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丽之伤 / 严优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34-2859-3

I. ①华…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601号

书 名: 华丽之伤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34-2859-3

作 者: 严 优

责任编辑: 韩 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政编码: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50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民俗学的一半是“文学”

董晓萍

人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与文学有缘。但文学要与科学结缘，还要有这类作家、时代与科学与文学内在发展的条件。近代文学就成了近代科学的新娘，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于上世纪来到中国，曾引来无数中文读者为之唏嘘迷狂。我那时念小学，是这股思想热潮中的小小少年，那时夜读小说，白天立志“向科学进军”，被两个梦想牵着疯跑。直到后来读了雨果的书，方知雨果早就讲过这种科学与文学想象相关的必然性，说“没有一种心理机能，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对象。它是伟大的潜水者。科学到了最后阶段，就遇上了想象”。中国人对文学与科学的认识，也还有自己的土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亿万少年同唱的一首校园“红歌”，即新中国少先队队歌，它的词作者就是中国文豪兼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还有一些科学家，如华罗庚、赵九章、茅以升和王梓坤等，也莫不兼擅诗赋、善属华章，他们的故事也深入人心。

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面看，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后，亦不乏科学向文学“求婚”的历史。20世纪初，在中国，中西学术文化大碰撞、大交流，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纷纷建立，与自然科学共同成为人类科学大家族中的成员。一时科学昌明、文学繁荣，“新”字当头的科学书刊和文学小说赢得了最高的“票房”。五四运动还为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舞台，五四的口号“科学”与“民主”，更从国家民族独立与改革的方向上，揭示了科学“爱慕”文学的本质：它不仅是精英的权利，还是普通人的权利，只是以往精英的权利备受关注，普通人的权利却遭到蔑视，现代作家为此而写现代小

说，是人类精神家园整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以民俗学为例，它起步于构建普通人文明的民间文学，一直把民间文学当作理想化的价值信仰体系构建对象。在五四时期，参与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学者，涉及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门类，使民间文学在广义上成为现代新文化改良和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向。到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传统仍在延续。在民俗学本身，则始终把民间文学当作半壁江山，至今仍在学问结构上，以括号的形式，对民间文学研究予以认同，将学科名称写成“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总之，在多重意义上讲，都可以说，民俗学的一半是“文学”。文学的产品之一是小说。20世纪中后期以来，高科技发达、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人类不仅要继续探寻大自然的奥秘，还要坚持建设正确的理想价值信念体系，以维系自然与文化的高度和谐，这时能为人类和谐理想而唱诵的民俗学小说，更是特殊功臣。

我国至今没有民俗学小说，它的产生过程十分艰难。首先，是因为缺乏产生民俗学小说作家的空间。在民俗学理论发生期和发展期，保留了民间文学的位置，但因重心在于构建宏观理论，便难免对与作家关系密切的小说创作采用规避态度，结果使民俗学小说作家得不到发展。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原来也是五四作家、诗人和散文家，但他始终没有写民俗学小说。其次，是缺乏以小说的手法处理民间文学资料的工作框架。1990年代中期，西方人类学小说兴起，作者是一批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他们创造了一套用小说处理民间文学资料的方法。概括地说，其要点大体有四：①用双时间法处理神话思维和现实日常实践的双轨现象；②用广场法处理个体“丑怪”与集体狂欢共存的节日现象；③用大词法处理口头传统的即兴表演与母题套式的跨时空传承现象，④用研究性注释处理民间文学与地方知识的互读意义，等等。但是，这还不等于就能在中国出现民俗学小说，因为在这方面舞文弄墨者，要不仅能懂别人的方法，还要能发明自己的方法。这种人不好找。再次，也是相当重要的，是缺乏继承本土文学遗产并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实践积累。中国自古有小说模式，历代文人作家中不乏写小说、编故事的旷世奇才，宽泛一点说，司马迁、关汉卿、冯梦龙、罗贯中、施耐

庵、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和纪晓岚都是高手，还不要说那些各地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话本说家、讲经僧侣、史诗艺人、墟场歌仙和城乡故事讲述人。他们都掌握着中国民俗学小说的经典祖本。对这种根性文学来说，如何学习祖先的遗产，领悟他们，把他们的本领抽绎出来，转化为现代阅读体系并加以传播，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的积累、探索和实践，也需要时间。

现代民俗学需要小说。它来自三个压力。第一，是学术资料的压力。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的传播要靠文学。民间文学中的美学思维、媒介价值和情感表达，需要用文学的手段去保存，更需要成名小说去演绎和再现。第二，是研究的压力。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重视个人生活史，但个人生活叙述中的主观意识表述，不是民俗，而是文学。特别是现代人，其微观生活史有很强的个体意识，是现代学校教育的产物。它们与传统民俗教育模式下的日常实践，与从前不识字、不开放社会主体的思维方式，与母题、主题和套式化的叙事格式等，都已产生了明显的区别。现代社会的主观意识表达，更适合创造新传统，倾向于使民间文学母题产生重大的社会价值，乃至国际意义。与保持内部社会文化功能的传统叙事模式相比，现代民间文学发生了转型。而认识这两种模式的存在，正是现代作家的机遇，它们能给现代小说创作以十分不同的养分和灵性。第三，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压力。民俗学的本质是承认地域性、民族性和仪式性，它是差异属性很强的文化科学，而这正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本质。但民俗学又是揭示其中“看不见”的精神类型和文化逻辑的学问，文学则是保存其中“看得见”的形象塑造和生命力源泉的种类。民俗学对不具备这种多样性种类的保护能力是有压力的，而它的解压者正是民俗学小说。

现代民俗学还有其他解压的方法，比如数字化。但是，数字化是高科技的新郎官，而民俗学小说之于民俗学却是“望夫石”上的一往情深的“孟姜女”。对身处现代阅读体系的读者来说，民俗学小说还能引导他们跨越以往阅读品种的封疆，尤其是印刷术和学校教育合成的疆界，引领他们进入另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系统。在那里，作家以其心智的强大，开启读者想像力的强大，揭示理想价值体系对于社会良性运行作用



的强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逐步出现民俗学小说的发展空间，也增加了对西方人类学小说理论和著作的译介资源，还涌现了一批使用民俗民间文学素材和古典文学元素的文艺创作和影视戏剧作品。我国政府进入联合国非遗保护工作体系后，又有不少民间原创浮出水面，成为现代化和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代表作。有了这些铺垫，民俗学小说可谓呼之欲出。

换个角度说，民俗学小说，是现代人文科学与现代文化手工业相结合的概念，难得一见是作家。因为这类作家要具备跨行作业的创作素质，包括对民俗学和小说两者，两边懂、两边通；对精英理论和民俗两者，要都能吃得下，还要有辨识力；对现代和古典两者，要能通今，也能汲古。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民俗学的专业训练，因为民俗学小说的创造力，很关键的一条，是来自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经历和资料。此外，作家本人的创作动力也要十分强大，要甘为他者文学才华的驱动而付出，要甘为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缺少书面历史的、没有人写小说的普通人世界去构思现代小说；还要甘为传统集体性叙事母题和套式，与现代个体性的叙事转型和变迁，而讲出更漂亮的新故事。能甘为这三点去奋斗，写出中国的民俗学小说，这种作家难找。

1995年4月，我在美国见到了女人类学家兼作家露丝·比哈尔教授（Ruth Behar），她把写研究著作剩下的田野资料绑在了一起，写成长达457页的小说《女性写文化》（Women Writing Culture），其中用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119页），描写自己在田野中与被访谈人打交道的日常经历、双方的对话、冲突和互读。她认为，在现代田野作业中，学者与民众接触的性质，已不再是单纯地获取学术资源，而且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充满敬意的，与学者自我反思的文化翻译。学者不应该只顾自己出书，然后就把田野资料私藏起来或丢弃掉，而应该有责任展示他者提供的鲜活文化，坦诚地面对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衔接与冲突，对多元文化的接触和多种反应，应该做出符合学术伦理原则的交代。总之，学者不能以学术研究为由，“侵犯”被调查人的原地价值体系和审美生活。我被她说服了，连她的光彩照人也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她讲

了七讲，我连听了七讲，每每都在座位上浮想联翩。那时她的著作还没有正式出版，我就请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出书的英文名字，谁料她不但写了，还画了一朵小花，并在小花的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我始信这是真正出自现代人类学家的手笔之举，她对未知世界的尊重和友情随处可见，包括对来自未知世界的我，一个在我背后屹立的、她从未登陆而又充满好奇心的中国。

我回国后，在我所教学的民俗学课堂上，介绍了露丝·比哈尔，在台下听讲的研究生中，就有本书的作者严优。1996年，严优从北京大学毕业，旋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攻读硕士研究生，我们从此结为师生关系。严优好学深思，平时在课堂上和下乡调查时，都有不同凡响的表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那时还给钟敬文先生当学术助手，虽然先生早已不带硕士生，一般也很少问过硕士生的上课表现，但我讲起严优，他还是仔细听的。1999年，严优硕士毕业，论文研究杨门女将专题，田野资料丰富，理论分析透辟、文笔优美，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很高评价，钟老闻讯欣喜，不久还破例地把她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推荐到上海的重头刊物《民间文艺集刊》上发表，这在教师发表几率都不高的专业杂志中是少见的。此后，我还曾向钟老谈过想招严优读博士的念头，这时钟老反而劝我说，做死学问对她不一定适合，既然她很有文学天分，走另一条路也是走得通的。几年后，钟老指导的博士生巴莫曲布嫫去美国哈佛进修，买回一本《女性写文化》送给我，我终于有了这本书的原著，而这时严优已毅然踏上了探索民俗学小说之途。

严优从北师大毕业11年了，这期间，我一直保留了她读研究生时的全部作业和田野整理资料，却从未透露过当年我和钟老的那场谈话，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科学和文学读物都要讲经济效益，小说岂能自然自外？我开始担心，有文才而于经济上“识事务者”，未必再当民俗学小说家；受了学术训练而追求社会地位者，也未必再去写民俗学小说。退一万步讲，严优回来搞学问也是一把好手。然而，所幸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现在严优的新民俗学小说就要出版了，我也就要在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领域里，看到另一个更年轻的露丝·比哈尔！我的喜悦是从灵魂里来的。我

终于明白钟老对这种特殊人才的创造品质和无限潜力看得更远。祝贺严优！

另一个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我也是这部小说书稿的先期读者，还是作者思想历程的见证者，因此，还有必要在此简要谈谈它的特点。

第一，开创田野小说。严优小说里的故事不是从纸上抄来的，而是她从田野作业中搜集所得。1997年，她随我下乡调查河南宝丰马街书会，住在一位女“书状元”家里，朝夕相处，两人交友。女书状元以传统书目《杨家将》得名，严优酷爱其中的“杨门女将”故事，很早就显露对民众喜爱的性别角色现象的敏感和思考。严优聪明过人，访谈善巧，在当地男女老少中出了名。一次在访谈传统书目时，有涉及“内容梗概”一条，被访谈妇女一怔，不知“梗概”为何物，严优见状，反应极快，改口道：“说啥事”？于是对方破怔为笑，马上跟严优亲近起来。多年后，我带着她的师弟师妹去马街调查，还有老人拉着某女生的手叫声“严优”，这位女生慨叹严优的影响力。严优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极高的悟性，与后来联合国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框架是吻合的，但她的感悟却不是来自政府和时评，而是来自民俗学的学问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这正是她的小说与众不同之处。

第二，描绘宋代女性生活的民俗学小说。我不敢说，严优热衷写宋代，从一开始就独具慧眼，但她从写硕士论文起，迷上宋代，直到现在，这是她的选择。宋代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技术都高度活跃的时代，此点早已成为中外学界讨论的热点。但宋代还有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综合民俗现象，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补、军事生活与多元日常民俗模式交替，以及儒学经典与儒道志怪写作并行，严优所写的杨门女将的故事，囊括了这些要素，因此特别丰富，特别深入，也特别好看。

第三，编纂华丽转身的民俗经典。严优写民俗素材之构思精审，之文字华美，之钻研文献和之理解民俗，非一般笔力所能及，这是她的资质、志向和长期修养的结果，不是一时兴起的繁花絮语。她为此而执着，这也是她的风格。

我带研究生20年，窃以为，研究生有两种，一种是金笼中鸟，一

种是笼中金鸟，严优是后一种。所谓笼中金鸟，指创造性很强的名校学子；而不是那种名校里的一味听话的学生，如金笼中鸟。但是，严优不是自由乱创造，不搞无序运动。她写民俗学小说是要与民俗学的学问对话的，这应该是她多年间跟我保持联系的原因之一。她念研究生时，我布置课堂讨论题，有些是不大容易回答的，如五四歌谣与新文学改良的关系，农民诗人王老九与中国新诗发展的趋势，大跃进民歌与新文化的构建方式等，按部就班地看书是没有答案的。但严优很会看书，课堂发言不复依傍，往往语出惊人，现在她的小说把她的这些思考也都放进去了，因此，她的小说是民俗学的另一半。

2010年12月24日

于功德林寓所



目 录

民俗学的一半是“文学”	1
上 卷	
第一章	
大宋朝一个清新的孟夏	1
第二章	
贵客降临多锦阁	9
第三章	
八王兄来了	15
第四章	
小郡主的及笄之礼	24
第五章	
柴郡主盛装观演武	35
第六章	
八贤王详解武举科	43
第七章	
杨六郎校场夺花球	49
第八章	
高丽太子遣使来	55
第九章	
月老差事不寻常	61

第十章

八王千岁的盛宴 66

第十一章

南阶融融棠棣树 77

第十二章

北堂熠熠萱草花 83

第十三章

终难忘、那人模样 92

第十四章

天南地北双飞客 98

第十五章

杨七郎发飙挑擂台 105

第十六章

老令公廷辩潘国丈 111

第十七章

金沙滩·军神休哥 117

第十八章

金沙滩·魂断幽州 124

第十九章

王孙归不归 132

第二十章

清风无佞天波府 140

第二十一章

皇帝还有梦 147

第二十二章

两狼山·荒凉西路 155

第二十三章

两狼山·兵发朔州 163

第二十四章

两狼山·梦碎苏武庙 171



第二十五章		
岳家寨		179
第二十六章		
思君令人老		187
第二十七章		
东恒山结义四兄弟		197
第二十八章		
汴梁城侠胆小伙计		204
第二十九章		
多锦阁八王会六使		211
第三十章		
渭南小子进京来		217
下 卷		
第一章		
寇御史推理冠京华·一		224
第二章		
寇御史推理冠京华·二		231
第三章		
寇御史推理冠京华·三		238
第四章		
尘埃落未定		245
第五章		
密松林·血色涅槃		252
第六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260
第七章		
有敦瓜苦·惊鸿初会		270
第八章		
花径不曾缘客扫		279

第九章

蓬门今始为君开 287

第十章

男儿本自重横行 295

第十一章

合欢花飞舞 303

第十二章

芭蕉不展丁香结 312

第十三章

破咒·与子同在 318

第十四章

郡主诞下个孩儿 324

第十五章

且歌麟儿娇 331

第十六章

归来的日子 337

第十七章

新君的棋局 343

第十八章

俏丫头初露峥嵘 348

第十九章

天波府中的童年 355

第二十章

第一次随军 363

第二十一章

沼泽高人与灵芝王 373

第二十二章

人不冒险枉少年 381

第二十三章

三个惩罚 387



第二十四章	
大宋朝有了第一所军校	395
第二十五章	
武学里的淘气四人组	404
第二十六章	
七小爷浅较鸣玉馆	411
第二十七章	
十三子大闹武学场	418
第二十八章	
失学之后	427
第二十九章	
重阳女的神鞭	433
第三十章	
杨家有子初长成	440



上 卷 第一章

大宋朝一个清新的孟夏

这是大宋朝一个清新的四月初晨，日头暖烘烘地氲在天上，白苏的柳絮杨花穿街走巷，在风里悠悠打着秋千。大宋朝都城汴梁的汴河两岸，此时正兴旺着一个大大的街市。狭窄的河岸两侧人声鼎沸，泥巴甬路上参差蜿蜒着的各色木桌子、竹担子、草筐子上，晒着一堆堆花团锦簇的货品什物。无数人围拢了看斗蛐蛐儿的、捏面人儿的、扎草筐儿的、卖果子的、耍猴耍狗的……嬉笑之声不绝于耳。多年来在王朝兴替的烟尘里打滚的汴梁城老人们看着这番热闹，不由在心里重新升起希望，相顾着湿了眼窝。

这回，大概是真正的太平兴旺之象了罢？

在这番营营汲汲、拥挤嘈杂的太平兴旺之象里，一个土黄小点儿正跳来跳去。近了看，原来是个十岁出头的小男孩，才留了头发，一身土黄衣裳，满脸的痴顽机灵。他现在挤到了一只藕白色的粗瓷碗前，碗里，一只金头银翅的蛐蛐儿与一只黑头长腿的蛐蛐儿斗得正酣。

忽然，一只粗皮大手伸进瓷碗前的脑袋堆里揪住了他的脖领子，一声吆喝灌进他的耳朵：“小柱儿，你怎么在这里呢？你师傅到处找你呢，都急了眼了！”

小柱儿吓得忙回头，原来是师傅家隔壁木竹店的杜掌柜。小柱儿陪笑拨拉着脖领子上的手，应了声：“杜伯伯，我知道了。”可他脚下却并不挪动，心里想着磨得杜掌柜走开，自己看完这一战再走也不迟。

杜掌柜知道他的鬼心眼，坏笑了一声：“小柱儿，我看见你师傅正在找荆条子呢……”



小柱儿吓了一跳，赶紧拔腿往回跑，边跑边回头叫道：“杜伯伯，你可别跟我师傅说我到这儿来过呀……”

小柱儿是汴京城中小有名气的成衣铺多锦阁的伙计，跟随老板柳师傅学艺打杂，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平时师傅管教严厉，自己上工时间溜出来玩，被抓住了是要挨打的。

小柱儿气喘吁吁跑回多锦阁的后门，上下拍了拍凌乱衣衫上的墟土，悄悄溜将进去。柳师傅重牌匾，平时教导伙计们穿衣须遵守六字诀：整洁、俭朴、体面。几十年之后，已成为多锦阁城东分号大掌柜的小柱儿还能回想起四月间的这个清新的早上，他谨遵师命提心吊胆地拍尽了身上的墟土，然后一步走进了多锦阁如同美梦一般的百年繁华的开场曲中。

小柱儿刚溜了几步，师傅的声音就从专门接待贵客的牡丹房里传过来：“小柱儿！”小柱儿整顿心智，乖巧地“哎”了一声，颠儿颠儿跑了过去。

多锦阁的老板柳师傅，四十多岁年纪，身形中等，形容整齐。虽说是市井买卖人，但早年受过邻儒的影响，眼光颇有些风雅。从十八岁自立门户至今，靠着头脑灵活、嗅觉敏锐、手艺精湛、用材考究，柳师傅渐渐将自己的成衣生意在汴梁城做出了名气。现今不少讲究调调的文人雅士，都开始以穿着多锦阁出品的成衣为别致、为个性了。

柳师傅瞥了低眉顺眼的小柱儿一眼，照例恨声骂道：“瞧你那小花猪样子，哪里是小柱儿，干脆叫小猪儿算了！”

小柱儿听师傅这口气颇有回旋余地，赶紧乖觉地说：“是是。——师傅，我刚去马家局子问了，他们说咱们从蜀中订的那批锦缎，因为路上遇到山匪耽误了，还得再过两天才到呢。马家局子的趟子手，说是伤了好几个……”

从蜀中订的这批锦缎，本是柳师傅近日最关心的事情。小柱儿抢先报告了这个新情况，心想师傅的注意力大概会立刻转移过去，没想到师傅只是嗯了一声，就没了下文。

小柱儿试探道：“师傅，我给您倒杯茶罢？”柳师傅摆摆手，觑他